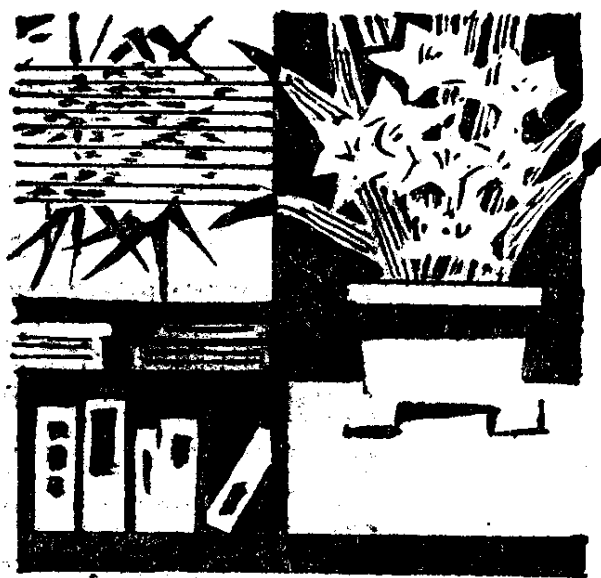


春草集

吉 学 沛

长 江 文 艺 出 版 社



春草集

吉 学 沛

人民文艺出版社

春 草 集

吉学沛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咸宁地区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13.75印张341,000字

1979年10月第1版 1979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7,000

统一书号：10107·184 定价：0.95元

内 容 提 要

吉学沛同志是解放以后成就较显著的短篇小说作家之一。他从一九四九年开始，写了大量的短篇小说，其中有些篇极为人们称道。现在从他截至文化大革命前发表的作品中，选了三十二篇，辑成这个集子。这些小说，主要反映了建国以后农村各个历史阶段的社会变革、农民和农村基层干部的生活。它们的特点是以人物性格的描写而不是以情节取胜，生活气息浓厚，富于真实感，语言生动朴实。

目 录

两个队长.....	1
三个书记.....	9
“王耙子”卖猪.....	18
这事发生在陈家庄.....	27
爱仰脑壳的队长.....	39
父子们.....	49
骨肉情.....	62
银花朵朵傲霜开.....	73
进城.....	97
柳英.....	102
李继先.....	107
一支小山泉.....	123
乔石头.....	130
崔大夫.....	154
漫不经心的人.....	159
还乡.....	166
捕鱼记.....	178
寻牛记.....	191
婆媳之间.....	202
家务.....	214
三月里的风云.....	232
孤儿.....	268

在前进的道路上	285
没过门的媳妇	308
一面小白旗的风波	316
玉米事件	331
“垆道”的故事	362
两姊妹	372
此路不通	384
王三贵	401
高秀山回家	411
有了土地的人们	428
后 记	434

两个队长

魏三婶的羊子啃了队里的麦苗，被记工员刘快活逮住了。按照大伙制订的麦田管理制度，每只羊要罚一块钱作为赔偿队里的损失。

嘿，这一下算戳住了马蜂窝。

魏三婶是个有名的“疙瘩头”。论本事，据说她数数只能数到一百，再往上，她就不知道该怎么数了。可是要讲起吵架，撒泼……她能连闹三天喉不发干、舌不打顿。因此，全村人都怕招惹她，给她送了个绰号叫“人人怕”。

可是刘快活偏偏不怕。你别看这个十七岁的小伙子还满身的孩子气，总是眯着眼，带着笑，一讲话眼睛就眨巴眨巴的，心眼里可是挺有见识。他想：“自从麦田管理制度订了以后，家家都把羊子圈起来了，只有你‘人人怕’想充好汉，要不把你治一下，这条制度往后谁还遵守？好吧！‘枪打出头鸟’，先捉你个大的。”

当他拉着“人人怕”的两只羊来到队部的时候，只有副队长刘全有一人在。一进门，快活就喊：“副队长，逮住贼了！”

刘全有五十多岁，长相象个老奶奶。现在，他正背着身拾掇车子，听快活这么一喊，吓了一跳，连忙问道：“啥贼？”

快活眼睛一眨巴，嘿嘿笑了。向羊子努努嘴说：“呐，就是这两个家伙，偷偷摸摸的在北地啃麦苗。看那肚子撑的！”

刘全有这才松了一口气，看那两只羊，肚子都象圆葫芦，嘴唇染得青黄，想必很饱了一下口福。他仔细端详了一阵，问道：

“这不是魏三婶的那两个宝贝吗？”

快活接上说：“管它是老天爷的！吃了队里的庄稼，就得罚款！”说着，把它们连在一起，拴到一棵老榆树上。

刘全有抽了口气，心里发急了，看着快活暗自埋怨说：“快活呀快活，你可真是个惹祸精，谁叫你去老虎头上搔痒哩？一会她要发觉了，看不闹个天昏地暗才怪哩！……”

说话不及，“人人怕”的叫喊声一杆笛似的从外面传来了：“……是哪个害疔疮的，手发痒了？俺的四条腿畜生也得罪你啦？老娘今天非跟你见识见识不可！……”

刘全有见势不妙，连忙对快活说：“你就说干部们都不在家。”一猫腰，跑进北屋去了。

快活又好气又想笑。不过，他知道副队长是个胆小怕事人，所以也没在意。只将腰带一紧，准备应付“人人怕”的突然袭击。

一股风，“人人怕”从外面扑进来了，后面跟着一大群看热闹的小孩子。她四十大点年纪，矮身材，扁扁脸，怒呵呵的锁着两条稀眉毛，嘴噘得足能拴上个大叫驴。

快活连忙往后一退，摆了个架势。其实，完全没用上。“人人怕”进得院来，一见是快活，连眼角都没把他瞄一下，仰头晃脑的直冲过来，动手就去解羊。

快活连忙拦住说：“慢着慢着，你就这样牵走？”

“人人怕”眼一瞪：“你少管闲事！”

快活一咂嘴，嘻嘻笑了，歪着头问：“队里的麦子是专为你的羊种的吗？”

“说话烂舌头！”她叫着说，“俺的羊在栏里关得好好的，怎么会啃了队里庄稼？真是血口喷人！”

快活说：“这么说，羊不是你的了。”

“你说！你说！羊为啥不是我的？”

快活说：“我是从北地牵回来的，怎么是你的？”

“人人怕”一步逼过来，脸对脸地愤愤问：“快活，你为啥跟我过不去？我把你孩子撂到井里了，哎？”

快活笑着说：“你迷了。我连媳妇都没接，哪来的孩子？这叫‘事务长打他爹——公事公办’嘛。”

“人人怕”见来文的不行，就想动武。问道：“你叫牵不叫牵？”

快活说：“叫牵。不过得等队长回来。”

“老娘跟你泼上了！”她话一出口，顺手就给快活来了个当心一掌。快活眼疾手快，身子一闪，她扑了个空。快活一步跳过来，双手抓住系羊的绳子，高低不松手。她争夺了半天，还是无可奈何。

这一下，可把那些看热闹的孩子逗乐了。他们又跳又喊：“快活哥，抓紧哪，可别松手！”

快活笑着说：“保险，她抢不走的。”

“人人怕”见这一手又没打出，屁股一拍满院跑着喊开了：“干部哩，干部们都钻到哪里去了？老天爷，你们也不管管，让这些臭毛孩子也来欺侮我！……”走东屋，串西屋，跑了个团团转。

趁着这个空子，快活对一个胖嘟嘟的孩子说：“滚子，麻利跑，去东坑沿上喊你镇起大伯回来。”

滚子呼啸一声，一群伙伴跟着他跑了。

不一会，“人人怕”从北屋跑出来了。不知为什么她没有找着刘全有。可是她并不甘休，气咻咻地指着快活说：“你给我等着吧！我把队长找来再跟你算账！”说着，一甩胳膊呼呼走了。

快活也不示弱，笑着对她喊：“我等着，越快越好！”

正在这时候，刘全有从屋里出来了，头上、脊梁上都是灰。快活一见，止不住嗤的一声笑了。刘全有皱皱眉头烦恼地说：

“还笑哩，都是你闯的祸！”

快活问道：“怎么是我闯的祸？这不是大伙订的制度吗？”

刘全有用手一指说：“你呀，应该懂得订制度的精神。”停了停，接着说：“这主要是让大家警惕一下，把羊子圈起来就行了，你以为当真要罚款吗？”

快活心里好生不解，笑了笑问道：“要是大家都不警惕呢？”

刘全有说：“你应该相信大家的觉悟嘛。”

快活说：“你看，魏三婶就没有‘警惕’。”

刘全有一时辩不过嘴了，说道：“这是个别的嘛。”

快活问道：“你说吧，这个‘个别的’该咋办？”

刘全有想了想说：“这么办吧：你把羊子给她送回去，教育她几句，往后不再违犯就行了。”

快活心里想：“这怎么能行？头一炮要打不响，这条制度就算吹了。再说，现在麦苗刚发头，村里羊子又多，都要撒出去啃麦苗，那还了得？……可是，他又说我不懂‘精神’。要真的把羊给她送回去，这不是拿着大伙的猪头去敬神吗？……”快活是个心直口快人，自己拿不稳的事，也不强作主，便说：“副队长，要送你去送吧，我的理论低，真不知道该去怎样教育她。”

刘全有吓得直往后退，连忙说：“还是你去送吧。俗话说得好：解铃还需系铃人嘛。”

快活眼睛一眨巴，心里悟过来了，暗自想：“你呀，净想装好人……”

正在这时，“人人怕”的叫喊声又从远处传来了。刘全有慌的说：“她要牵让她牵走算了。经过这一回，对她也是个教育。”说罢，转身又想走掉。

快活故意拉住他说：“她来了。你不正好教育教育她吗？”

“你说她几句就行了。我还有点要紧事要办呢。”刘全有一

边说着，挣开身子又躲进屋里了。

其实，刘全有这回受了一场虚惊。“人人怕”没有进来；进来的却是生产队长刘镇起。

这个三十出头的壮汉子，面相又憨厚又愉快；嘴角常是含着笑；眼睛忽闪忽闪的，就象两颗明亮的星星。

快活一见他，高兴地喊：“你可回来啦！”

刘镇起笑道：“够招架了吧！”走过来，夸奖地说：“你把羊子牵来，对着哩，要不捉住她的手脖，那可不好办。三分多麦子，硬给毁的不象样！”

快活问道：“你去看了吗？”

“看了！”刘镇起叹了口气，问道：“副队长不是在家吗？”

快活用下巴往屋里指了指，小声说：“他要我把羊子给她送去呢！”

刘镇起问：“她认账了吗？”

“哼！还认账哩！”快活撇撇嘴，“差一点没闹翻天。”

“那为啥还要把羊子给她送去呢？”

刘全有听见他们讲话，从屋里出来了，扯下队长的胳膊悄声说：“你来，我有话跟你说。”

两人来到屋里，刘全有说：“镇起，光咱爷们说的，魏三婶这个人，你又不是不知道，那是糊涂一盆。这问题要处理不好，她敢闹得鸡飞狗跳墙，这样，既影响生产，又影响出工，若要传出去，人家还说咱当干部的不会团结人。依我的想法嘛……咳！倒不如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算了……”

刘镇起截住问：“以后大伙都要跟她学咋办？”

“好我的侄子哩，”刘全有拍着队长的胸口，“你就扳指头算，咱魏营象她的有几个？”

刘镇起笑着说：“你这办法倒是省事。羊子给她送去，最好

再给她赔个不是，保险天下太平。可是这样做，大伙能没意见吗？”

刘全有说：“有意见就解释嘛。”停了停，悄密地说：“镇起，这话也许我不该说。常言说得好，得罪一个人是堵墙。咱们能当一辈子干部？”

刘镇起问道：“照你这么说，社员要咱们还有啥用处？”

这一问，刘全有没话可说了。装着嗓门发痒，可劲的干咳嗽。

“老叔，你这话我不能听呵！”刘镇起诚恳地看着他说，“我怎能拿着集体的财产去送人情？照你说，咱们都应该替自己留条路，大家高高兴兴，都没意见。那样办得到吗？再说，这是一条什么样的路呵！光顾自己，不顾集体。我宁肯硬着头皮让她骂三天，也不愿替自己留这条不光彩的路。”

刘全有一下子脸红了，抓了半天脖子，结结巴巴地说：“刚才那话算我没说好了。只是……象她这种人，你拿她有啥法？”

刘镇起说：“试试看吧，好歹她还是一块石头。”

正说着，快活跑过来喊：“来了！”话还没落地，“人人怕”就到院里了。她一见两个队长从屋里走了出来，旋风似的冲过来，两只手一替一换地拍着膝盖，长一声短一声地叫着说：

“队长们哟！这日子我没法过了……，俺的羊在栏里关得好好的，就往我头上倒粪，……啊呀呀！你们可要替我作主哩！”

刘全有往后一退，又“咳嗽”起来了。

刘镇起却纹风不动，既不说话，也不拦她，嘴角里含着笑。她叫足闹够了，见没人答理，便气恼地问：“你们倒是说话呵！”这时候，刘镇起却突然大声对快活喊：“快活！给三婶搬凳子来！”

猛乍间，也把快活弄糊涂了。可是他一眨眼，便悟过来了，连忙跑进办公室，专门挑了把太师椅搬出来，放在她跟前说：

“三婶，你老人家想必腿也跑酸了，请坐，请坐。”

快活刚放下椅子，刘镇起又说：“快活，把茶瓶也拿出来，再拿几个茶杯。”

“得令！”快活喊了一声，只一闪，又拿来了茶瓶、茶杯。

刘镇起一边倒茶，一边恭恭敬敬的让她坐。这个突如其来的局面，倒使她手足无措了。她坐也不好，不坐也不好，更不说喊叫了。经刘镇起和快活再三劝请，她终于坐下了，手里捧着一杯茶，却忘了喝。

接着，刘镇起又搬来两条板凳，大家一齐坐下。喝着茶，刘镇起笑着说：“三婶，平常咱娘们也难得在一块拉拉家常。我们工作上有不到的地方，你可得多指点着呵！”

她本来有满肚子气要出。可是经队长这么一问，倒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了，歪着头看看茶杯，含含糊糊地说：“都怪好嘛。”

“你说，咱们该不该订麦田管理制度？”刘镇起一下子杀进来问。

她鼓了鼓嘴。

“嗯，你说呢？”队长又问。

“该呗！”

“三婶真是个明白人！喝茶。”队长拍着膝盖，高兴地夸奖说。她呷了一口，用手背抹抹嘴。

“咱们的麦田管理制度是什么时候通过的呀？”刘镇起说到这里，故意装起糊涂了。快活连忙接上说：“十一月四号那天晚上。”

“对，一点也不错！”刘镇起欢快地说，并且细心地注视着她的神态，“我这会想起来了，开会的那天晚上，三婶你不也来了？你该记得，咱们的麦田管理制度是怎么订的吧？……通过的时候，你不也举手了吗？”

“全体一致通过！”快活生怕她赖账。

“人人怕”却没回答。过了会，她脖子一歪说：“反正俺的羊是在栏里关着哩。”

快活想要反驳，被刘镇起拦住了。他笑着说：“三婶是个明白人嘛，怎么说起憨话了？你要把羊圈得好好的，它们怎么会跑到北地去？”

“那谁知道，它们自个长的有腿嘛。”

快活哗一声笑了。刘镇起笑道：“这么说，你承认你的羊子啃队里麦苗了？”

她嘴一噘，呼地喘了口气。

停了停，刘镇起又问：“你说，既然咱的羊子吃了队里的庄稼，该咋办？”

她斜着眼反问：“你说哩？”

“我说，”刘镇起笑起来，伸出两根指头，“按规矩办事：两只羊罚洋两块。”

“噯哟！算你娃子本事大。我认下就是了。”她说把茶杯往地上一放，站起来就去解羊子。刘全有也禁不住笑了，就着刘镇起的耳朵说：“俗话真没错说：‘恶人自有恶人磨’。你算把她给磨住了。”

刘镇起转过头来笑着说：“这话对，咱们当干部的，就不能光当那一号‘好人’。”

快活却没有留心他们的话里话。他眯着眼，笑嘻嘻地想：“队长真是个好样儿。”

1961年12月5日襄阳县委

三个书记

“寒露到霜降，种麦不荒唐”。话虽是这么说，那也得看具体条件。比方说吧，走马岭这地方就特别，因为山高地寒，背阴坡子又大，因此，历史习惯上秋分一过就得扎耩。要不，你往后看，年里的麦苗准长得卷卷缩缩，不死不活，搭眼一看，就象卧了一地的“翻毛鸡”。

因此，走马岭生产大队的干部们商量了一下，决定今年阴历八月二十五日就开始冬播。

可是临到扎耩的前一天，县委办公室打来个电话，叫生产大队长王天印，进城参加一个有关山地生产的座谈会。不巧他正害病，就由大队支部书记李书林代替他去出席，这样一来，大队的冬播工作，就由副支部书记王小全来负责领导了。

王小全为人非常随和，耳根子又软，平常办什么事，最怕别人在一旁敲边鼓，三说两说，他就没主意了。李书林知道他的缺点，临走时，拍着腿特意对他说：“大叔，我这‘气象站’可又发出警报了，闹不好，今年老天爷还跟咱们淘气哩。你要坐稳马鞍轿，坚决地领着大伙干吧，什么时候把咱们的五万斤种籽撒进土里，才算你大功告成。”

李书林的“气象站”，就是他的“关节炎”。根据以往的经验，每逢天快下雨，他的两条腿就来神了：酸困麻木，微微抽筋。灵验的程度，比一加一等于二还准。

王小全听罢这话，挥挥手笑着说：“你只管走吧，别操这条心，老叔又不是三岁顽童，还不懂这点紧忙！”

第二天，天气很好，虽然已交中秋，可是抬脚动手的还要浑身冒汗。王小全挟着个大棉袄，沿着岭脊一路小跑。那满岭满坡的楼铃铛声，好似一个大演奏团在演奏着：有的声音洪亮；有的响声脆活；有的一眼一板，不紧不慢；有的却热闹得响成一串，好似欢流的山泉。

王小全踏着小碎步，一边跑，一边在倾听着这种醉人的音乐。光凭他那双耳朵，就能准确地辨出摇楼人是哪个。“这是王定贵！……这是刘黑子！……这个嘛，起楼紧三板，准是牛如意！”

果然不错！转过一个小山包，真是牛如意带着他们牛家塄的几犍牲口在坡上耩麦。王小全问道：“你们今天出了几犍牲口哇？”

一个小伙子抢着回答：“大小十二犍。”

“怎么只有十二犍呢？”王小全搭眼一扫，接着问：“你们的‘大老青’呢？还有，那头小犂驴呢？”

牛如意笑着说：“你可克得真紧。‘大老青’在下面抄地哩，小犂驴留在家裡拽磨了。”

王小全笑着说：“不是我克得紧呀，节令不饶人嘛。”

一转眼，王小全又爬上另一个山头了。

“你们一亩地下多少种呀？”

王家塄的社员们回答：“按规定嘛，十八斤。”

“可不敢少下呀，要知道：‘有钱买种，没钱买苗’哩。”停了停，王小全又问：“什么时候能种完？”

生产队长回答：“赶的紧，得个七八天哪！”

王小全想了想说：“这好，早种完早心静。再说，咱们这里地气寒，硬是得比人家山下早一个节令。……”

正在这当儿，北边传来一声叫喊。有个社员对王小全说：“王书记，象是叫你哩。”王小全用手遮到耳朵后面听了听，随

即转身向北边走去。

北边一条垱沿上，站着一个年轻干部。这人约莫有三十岁上下，身材魁伟，很有精神，眉眼间，透露出一种精明强干的样子。看情形，他刚刚跑了不少的路，脸孔绯红，满头大汗。一件半新不旧的白洋布衬衫，已经被汗水贴在脊梁上了。

王小全一边走着，心里还在捉摸：“这是哪个呀？”可是等他一眼认出是区委副书记高向清的时候，不知为什么心里突地跳了一下，并且隐隐约约的有一种感觉：他今天到这里，不是什么好兆头。

高向清原是县交通局的干部，今年春天才转到农业战线上来。这人年轻气盛，很有魄力，办起事来雷厉风行，很少有回旋的余地。也许是性格上的不同吧，王小全总觉得他是个很厉害的人物；因此，平常跟他共事，心里总有那么点戒惧。

“好个老王，你可把我拖垮了！”高向清粗喉咙大嗓地笑着，一步从垱沿上跳下来，一边抹着汗说：“我从刘家嘴赶到马家坡，又从马家坡赶到饮马池，紧赶慢赶，也没有追上你的影儿。书林往县里去了吗？”

“昨天下午走的。”王小全回答。接着笑了笑说：“你该早些给我来个电话嘛！”

“看你说的，我原来也没有打算往你们这边来。”高向清笑笑说，“今天上午，我是去谭家洼大队的，路上听见你们这边铃铛响，才跑来了。”

王小全心里说：“我猜着他是为这事来的。……”

果不出所料，高向清随即问到这码事：“你们现在就扎耒，不嫌太早吗？”

王小全笑笑说：“早是早点，可是我们这里地气寒，得早些下手，……”

“早下手也得有个分寸嘛，你看这天，还热得很哪！”说到